

出版说明

中华散文 ,源远流长。数千年的散文创作 ,或抒情、或言志、或状景、或怀人……莫不反映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思想情感。中华散文的这些优良传统在二十世纪以降的新文学那里 ,不仅得到了全面传承 ,且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为了展示二十世纪以来中华散文的创作业绩 ,我们在新世纪之初即编辑出版过“中华散文珍藏本”凡三十种。时光五载已过 ,我们又在此基础上精编出这套“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十六种。经再次遴选 ,本丛书不仅每册新增加五万余字 ,而且每册还辅以反映其人生历程的珍贵照片若干幅。可谓美文与华照相得益彰 ,既是伴君品味欣赏之佳作 ,又为珍藏馈赠之上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九年 源月

目摇摇录

- | | |
|------------------|---|
| 木棉花 | 员 |
| 潼关之夜 | 远 |
| 昨日的临汾 | 员 |
| 征摇尘 | 员 |
| 铁骑兵 | 圆 |
| 鸭绿江南北 | 缘 |
| 平常的人 | 圆 |
| 上尉同志 | 猿 |
| 春在朝鲜 | 源 |
| 用生命建设祖国的人们 | 源 |
| 中国人民的心 | 缘 |
| 英雄时代 | 缘 |
| 万古青春 | 远 |
| 前进 钢铁的大军 | 愿 |
| 戈壁滩上的春天 | 苑 |
| 西北旅途散记 | 苑 |
| 京城漫记 | 愿 |
| 滇池边上的报春花 | 愿 |
| 永定河纪行 | 愿 |

香山红叶	员源
海天苍苍	员苑
百花山	员远
黄河之水天上来	员远
《铁流》的故事	员园
蓬莱仙境	员源
海市	员员
泰山极顶	员怨
万丈高楼平地起	员猿
龙马赞	员远
荔枝蜜	员园
茶花赋	员猿
秋风萧瑟	员远
渔摇笛	员园
雪浪花	员远
画山绣水	员园
海罗杉	员源
西江月	员怨
黄海日出处	员猿
埃及灯	圆缘
金字塔夜月	圆怨
印度情思	圆源
蚁摇山	圆员
宝摇石	圆远
鹤摇首	圆园
樱花雨	圆源
野茫茫	圆怨

菠萝园	圆源
晚潮急	圆苑
生命泉	圆圆
巴厘的火焰	圆远
赤道雪	圆圆

木 棉 花

一到南国 ,情调便显然不同了。北方才是暮春 ,你在这儿却可以听见蝉、蛙 ,以及其他不知名的夏虫在得意地吟鸣。夜间 ,草丛和树梢流动着的萤火更给你带来不少夏天的消息。然而这才不过是三月底。

白天 ,整个大地便成为可怕的蒸笼。轻细的縠纱已经披上士女高贵的躯体 ,而苦力们赤着脊梁 ,光着脚板 ,在推 ,在拉 ,在搨 ,闷热的汗臭常从他们周身的粗糙的毛孔散发出来 ,这使过路的士女们蹙紧眉 ,急急用洒满法兰西香水的手绢捂着她们的鼻子 ,要不然 ,她们准会晕过去 !

警察依旧穿着春季厚重的制服 ,站在路心指挥着来来往往的脚踏车 ,车仔 ,汽车……他们显得很呆滞 ,机械地挥动着手臂 ,而当大气中传来尖锐的汽笛时 ,他们仍然是机械地在岗棚上挂起一面红旗 ,看不出一点冲动的表情。

红旗的颜色虽然含着流血的意义 ,但它低垂着头 ,永远被人很冷淡地待遇着。街头流着人潮 ,茶馆里叫嚣着食客 ,大旅馆的西餐间开着风扇 ,富老们惬意地吃着雪糕 ,他们对于警报比一般人更要淡漠十倍 ,因为像这样大建筑的屋顶上都有避弹网 ,他们的生命是绝对安全的。

不过今天的轰炸却是特别厉害。镇定的市民也不能不暂时停止他们正在进行的动作 ,侧起耳朵听一听。

飞机的羽翼粗狂地搏击着沉郁的大气 ,高射炮的声音是急

剧而响亮，这同低哑而窒闷的炸弹画成截然不同的音符。

广州市民对于空袭所以那样不在意，当然是从经验中生出的宽大的胆量，而同时，每天空袭的次数如此频繁，如果警报一来，市民便藏躲起来，那么全市的脉搏都要整天地停息不动。

其实，炸弹的破坏力也真是太渺小了！

空袭刚过，我便爬上越秀山的中山纪念塔，纵眺着烟瘴漠漠的整个广州市，越秀山旁被炸的几处地方，简直是汪洋大海里的几点泡沫，多么细小而可怜呵！但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

广九路被炸了，我的当天去香港的计划因而受到阻挠，这使我烦躁。

旅馆的客厅很凉爽，电灯投下浅蓝而柔和的光线，一个宁静的黄昏。

坐在我对面的那位旅客十分健谈。他是浙江人，对于这边的情形却很熟悉。他的嗓音高朗而圆润，语气也有动人的顿挫。

“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话：战争可以消灭所有内部的腐化分子。我能够给您指出眼前最有力的反证——请看粤汉铁路！”他伸出右手的食指，在他的面门前一点，加强自己谈话的语气。

我明白他是误会了我的话。我不过是说这次民族自卫战争很像一块试金石，一个人品格的高低可以立刻辨析清楚；又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可以加速割除溃烂的疮痍。然而假使医生刚才操起刀子，还不曾施行完毕割治的手术，你就希望全身的疮痍一齐即时痊愈，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实。

可是他的话已经擒住我的注意力，我焦急地要听听他所举的反证，因而不愿意打断他的话头。

“现在说起来，粤汉铁路的国防性简直太大了！”他似乎是在作文章，每个字都极费斟酌。“它可以比做一个人的喉管，有

了它 ,这个人才能呼吸 ,四肢才能活泼有力 ,才能还击敌人的打击 !不过粤汉路并不是一条健全通畅的呼吸管 ,反而是在可怕的腐烂着——我这儿所说的腐烂是指的营私舞弊 !”

“舞弊的方法很多 ,现在我们只谈‘卖车皮’。粤汉路于今正忙着军运 ,商家的货品堆积得像山 ,很不容易弄到车皮装运。其实车皮不是没有 ,只是少罢了。于是商家为了抢先装运自己的货物便不惜对车站负责人行使贿赂。车站方面一瞧这是笔好买卖 ,所以每辆车皮都被看成奇货 ,哪家商店出的贿赂多就先给哪家运货。久而久之 ,‘卖车皮’成了车站人员公开的‘外快’ ,如果商店不花运动费 ,他的货物便一辈子也运不走 !”

“谁得这些运动费呢 ?”

“当然是车站职员大家分啦。通同作弊 ,谁也不告发谁 !”

他把两手一张 ,愤愤地加添说 :

“你看 ,前线打得多急 ,后方还是乌烟瘴气 !战争对于没有人心的坏家伙似乎一点不起什么作用 !”

我并不怀疑他的话 ,但我不同意他的悲观的结论。

“一切都会慢慢地好起来 !”我的信念是像南国盛开着的木棉花一样的鲜明 ,美丽。我掏出口袋里珍藏着的一朵 ,这是我今天在越秀山上拾来的。它红得像是一团火。

第二天 ,广九路通车了。傍晚才开驶 ,白天恐怕遭受空袭。

旅客多得可以叠成山 ,堆成垛 ,如果车厢不坚固 ,一定会被挤得粉碎。

他们大部分是难民 ,高等难民 !他们有钱 ,要命 ,逃避现实 ,逃避战争 ,然而在内地再没有一寸平静的土地了 ,哪儿是天堂 ?

香港 ,这个美丽的海岛 ,暂时还是平静的 ,因此便成为富人的桃花源了。那儿有香 ,有色 ,有幸福 ,有享乐 ,而招引他们的最大的饼饵却是大英帝国的旗子 ,那面有着中国舞台上的花脸一

样斑斓纹理的旗帜！

旅客们剥着蜜柑，吃着牛肉干，互相兴奋地谈笑着。西装男子翻开英文报纸，眼睛却望着一些穿长衫的客人，似乎在说：

“英文都不懂，你们配到香港么？”

一个讨厌的消息忽然传开来。车厢里，千百只嘴金头苍蝇似的嗡嗡着：

“怎么，还要换车么？”

“在哪儿？”

“石滩！”

火车开到石滩，已经是黑夜了。这里有一座桥昨天炸坏，还不曾修理完好。广州和九龙对开的火车必须停在桥的两端，等两方面的旅客互相换完车后，火车便各自驶回原站。

这是一段长长的路，旅客须得提着行囊，走过破损的桥梁，才能跳上对岸那辆火车。

夜很黑，虽然铁道两旁树木上每隔一段距离便挂一盏灯，这并不能给予乘客多大的帮助。

我提着一只小皮箱，挤在人群里，脚下的碎石块时时会把我绊一个踉跄。人们争着向前抢，胸脯，脊背，大腿，胳膊，挤做一堆，搅成一团，反而半步也迈不动。

“下边走，下边走……”

我随着一部分乘客冲下高起的路基，沿着一带水边向前奔走。路是又黑又泞，随时都有跌进水塘的可能。

“上边走，上边走……”

怎么回事呀？原来已经来到木桥，于是大家又争着往上爬。爬呀，爬呀，脚下一滑，连人带行李滚下来，后边的旅客也被打倒。

路基全是石块砌成，石缝生着青草，浓重的夜露把草叶都濡湿了。

草露滑得像油，我摔了两三跤，等到第二次爬上路基，大队的旅客已经不见了。

落后的人们慌慌张张向前奔跑，害怕耽误火车。跑过木桥，追上大队，我的衬衫早被汗水湿透。

忽而，这又是怎样的一次冲锋呵！

一团一团黑压压的东西塞满每个车门，没有头，没有脑。孩子的哭声，女人的尖叫，随着黑色的怪物一起翻滚。

只一跳，我仿佛跌进急转的漩涡，全身失去自主的能力，任凭人潮的振动而忽东忽西。

可是我抓住铁栏了，蹬上梯级了，攀上火车了，终于挤进散布着汗臭的车厢。我的眼前是一片模糊，揉揉眼，汗水已经渗入我的睫毛。

人们从过度的紧张跌入疲倦。大家坐着，站着，肉贴着肉，谁都不说一句话。

而脚下，车轮飞快地碾动着，驶过石龙……平湖……粉岭，奔向最终的目的地——九龙。

“进入英国管地了！”谁在快意地舒一口气。许多张脸立时转向车窗。窗外是漆黑的原野，漆黑的天空，夜风吹送着潮湿的青草气息飘进车厢，这里暂时还是“自由”的天地。

抛在他们身后的是残酷的战争，丑恶的现实！

一九三八年

潼关之夜

经过整天劳顿的旅程 ,这是我第一次吃饭。一碗汤面 ,夹杂着泥沙的汤里加进多量的酱油 ,我的因饥饿而烧热的肠胃舒畅地膨胀起来。虽然小粒的沙石时时震动我的牙齿 ,我不曾埋怨堂倌一句。

“有炒饭么 ? 来一碗鸡蛋炒饭。”第二个客人跨进来 ,身边带着一阵凉风 ,桌上煤油灯的火焰跳跃了两三下。他的脚步又轻又快 ,走向小饭馆里独一无二的食桌前 ,坐在我的对面。

短时间 ,我们的目光交织成一条直线。他的年轻而健康的脸膛曾经给我留下一点新鲜的记忆。

就是今天下午 ,他身上穿的也是这件军用的黄色棉大衣 ,头上也是这顶垂着两只耳朵的灰色军帽 ,不过背后还背着一个大包裹 ,对于他的矮小的身材似乎过分沉重。他坐在黄河渡船的舷板上 ,前后左右挤满人群。旅客们十分嘈杂 ,但这不能够淹没一个婴儿的啼哭声。婴儿的母亲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 ,站在人堆里 ,不停地用手拍着小孩 ,虽然明知道这不能止住孩子的哭声。

“给他点奶吃就好了” ,有人这样说着。

泪水沿着妇人瘦削的脸颊流下 ,滴到小孩的红棉袄上。她仿佛对自己申诉说 :

“哪有奶 ? 大人都没有吃的 !”

他——年轻的军人——站起来 ,把座位让给抱婴儿的妇人 ,

又从衣袋里摸出一块干硬的馒头交给她，用类似女人的柔声说：

“孩子是饿了。嚼点馒头给他吃吧。”

现在，当他同堂倌说话时，声音仍然带着女性的气味，这和他的矫健的举动似乎不大调配。

我们这是第二次见面，但彼此全把脸埋在食器上，保持着静默。

刚刚吃完面，隔壁客店送我来吃饭的茶房过来招呼我说：

“警察来查店了。请您回去看看。”

巡警盘问得很详细。他们从我的行李中检出一本《中国分省新图》和一些零碎的通讯稿，于是抱着绝大的怀疑，追问我许多问题。最后，我拿出八路军的护照，他们才认为满意。退去时，一个警察摇摆着头说：

“对不起，越是你们知识分子汉奸越多！”

像是黄蜂的毒刺，这几句话刺痛我的心。不到一刻钟光景，我听见警察从对面房间走出来，皮鞋后跟撞击在穿堂的砖地上所发的声响，渐渐地消失下去。谁在敲我的门？

“请进。”

板门轻快地推开，那位青年军人站在我的眼前。一种熟习的柔软的话语滚动在我耳边：

“请别见怪，同志也是从八路军前方来的么？——我住在对面房间里，警察问你的话，我全听见了。”

原来我们是同时离开前线，同时坐上同蒲路的窄轨火车，同时渡过黄河，现在更住到同一个客店里，我们热烈地握着手，五分钟以后，便成了很熟的朋友。

“杨同志……”

“黄同志……”

我们毫无拘束地哗笑着。

我提议到路上散散步，他高声叫道：

“茶房,锁门。”

这家旅店坐落在潼关城外,接近陇海路车站。虽然不过八点钟,除去饭馆和水果商而外,马路两旁的店铺已经早早关上门。灯光从闸板的隙缝泄露出来,仿佛一星一点的磷火。潼关的城墙和城楼衬映在星空之下,画出深黑色的轮廓,比较白天似乎更加突兀,雄伟。

我们横穿过一条小巷,停留在黄河岸上。河水在暗夜里闪烁着黑亮的波光,时时还有一点两点潮湿的渔火浮动在水面上。

这期间,黄同志不停地哼着各种救亡歌曲。他手里拿着一只电筒,四下照射着,忽然,我听见他兴奋地喊道:

“喂,你看,这里全是战壕。”

果然,显示在白色的电光下的是许多条挖掘得十分整齐的战壕沟,蜿蜒在河岸上,一直伸入无边的黑暗里。

“来,我们下去看看。”他说着,敏捷地跳下去。我跟随在他后面。他把身子俯在战壕边上,电筒一扳,作了一个射击的姿势,继而懊恼地咕哝着:

“你不知道,杨同志,我们两个从广东跑到山西,本来都想加入游击队,谁知八路军只准他加入,偏叫我到延安去学习。”

“他是谁?”我一点不明白他的话。

“我的丈夫呀!”

“怎么,你是位女同志?”意外的惊讶使我不自觉地把语音特别提高。

黄同志用电筒向我脸上一扫,也许我的表情太惊奇,遏制不住的笑声从她的嘴里迸发出来,仿佛黄河的浪花,四处飞溅着。未了,她喘息着说:

“算了吧,男女有什么关系,值得这样大惊小怪。”

“你们结婚多久了?”

“两年,还有一个男孩子——”她突然静默下来。她的革命

意志虽然坚强,但她的心始终有血有肉。她一时沉入寂静的回忆中,更用简单的语音把我领进她那回忆的门限。

她的小孩刚刚一周岁,又白又胖。她的热情高扬在民族革命的怒潮里,时时吸引她走向生死的战场,然而小孩总在牵掣她。她的丈夫几次激励她说:

“勇敢点吧,你该作大众的母亲,不要作一个小孩的母亲。”

她当然是勇敢的。因此,一天早晨,她同丈夫背着一点应用的衣物,带着点钱,离开家庭。抛在身后的是他们可爱的小孩和一封留给父母的信。

有时乘船,有时坐车,有时步行,他们跋涉在遥远的旅途上,终于到达预定的目的地——山西。

冷风夹着大片的雪花,飞舞在北方的荒寒的大地上;居民潜伏在黄土小房里,吃着粗糙的粮食,过着艰苦的生活。

可是他们呢,这一对生长在南国的夫妇!他们耐不住寒冷,睡不惯火炕,吃不下小米。

“动摇了吗?”时常,他们彼此故意讥笑着。

然而,当他们看见前方的战士们怎样在吃苦,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他们感到羞惭,感到渺小。

“我一定打游击去,决不后退!”丈夫坚决地说。

“我一定追随着你。”妻子也不曾动摇。

虽然她很勇敢,可是环境并不允许她。她被分配到延安“抗大”去学习。

“去吧,革命不一定在前线。”丈夫极力安慰她。

当天,黄同志就离开前线,恰巧同我走到一路。

“我真焦急,只想立刻飞到延安。”她张开两臂,做一个飞翔的姿态,黑暗中,差一点打掉我的帽子。

谈话愉快地进行着,没有人留心到渐渐逼近的轻细的脚步声。突然,我的眼睛受到强烈的电光的照射而感到晕眩,同时听

见有人在壕沟上骂道：

“什么人？滚上来！”

这意外的袭击使我们暂时失去镇静，但不久就恢复了我们的神智。我们爬出战壕，黄同志亮一亮电筒，发觉对方是一位武装的士兵，右手拿着手枪，左手是一只正在放光的电筒。

“你们是什么人？”兵士激怒地喝道。但当他知道我们是来散步，而且验过我们的护照，就十分客气地说：“对不起。我刚在城门口放哨，看见这边一亮一亮的，当是有汉奸了。”

他走开几步，停住脚，又叮咛我们说：

“近来这里很严，同志们顶好早早回栈房去。”

……这是一个多么富有传奇意味的夜晚——在潼关。

一九三八年

昨日的临汾

鸡叫了。

曙色像一片翠蓝的湖水，流动在原野的尽头。从模糊的轮廓里，我可以辨出远处的村落、树木、齿形的临汾城墙……下车时，本来计划先找一家小店歇歇脚，可是敲过几家店门，每一处都驻满军队。北方的早春又是那么寒冷，我不愿意滞留在阴晦而冰冷的车站里，只好决定进城，虽然时间是那样早。

翻起大衣的领子，两只僵硬的手交插在袖口里，我的思绪随着牛车的颠簸而波动着。我感到烦躁，容易动怒——这或许是由于牛车的行动过分迟缓，但从风陵渡到临汾，火车的速度并不比牛车快许多。我分析不清自己激动的情感，这种夏天暴风雨来临以前一样的窒息，却使我沉默不住了。我不耐烦地向车夫说：

“城门能开么？”

“差不多啦。”车夫望一眼渐渐开朗的高空，转过脸对着我打了一个呵欠。我的心一跳，第一次注意到他的可怕的面貌：一张麻脸，粗硬的胡须同鬓角的乱发纠缠到一起。当我到山西前线来时，一位熟悉山西情形的朋友曾经警告我说：

“你得小心点，路上可有散兵剥人的衣裳！”

车夫虽然不是散兵，他那一副狞恶的脸面却不能不使我有所戒备，特别是现在——

日本强盗已经侵入介休，夸口说准备在二十天里攻到风陵

渡,进逼潼关天险。而我一路上所见的我们后方的情景,竟是那么纷乱。许多富人,都在逃跑,军官的家属更多。这些太太们领着自己的儿女,携带着很多大包裹,由穿军服的随从护送着。在风陵渡口,我还遇到一个乡下青年,背着简单的行李,要搭火车到运城去。他曾经对我叹息说:

“乡下不能住啦,军队里拉人,只好跑出来……”

这一切,使我疑心自己跌进污浊的泥塘里,见不到一滴清水。

现在,因为我在车站一带踟躅了不短的时间,询觅客店,同车的旅客早就零星散了。旷野里死沉沉的,没有第二个行人,只有我坐的这一辆牛车碾动在不平坦的大道上。

“临汾炸得很厉害吧?”我随时都在注意车夫的举动。

“没有什么,鬼子的飞机倒是常来。”他扬一扬鞭子,抽了一下黄牛的臀部。

“鬼子来了你怕不怕?”

“要怕,我就不当自卫队了。”他变得十分兴奋,自动地同我攀谈起来。

在别的村庄里,弟兄两个仅有一个参加自卫队,但在他的村里,车夫说每个男人都要武装自己,只要他的年龄是在十六岁到三十八岁之间。自卫队受着定期的训练,明白这次战争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头。最近,因着前线的吃紧,车夫对我说,他们村里赶打了一百五十把大刀,预备砍鬼子的脑袋。

“你们没有新式的枪么?”我不禁这样问。

“鬼子会送来的!鬼子要是来,我们都躲到野地里,等到黑夜摸进村子,把他们杀光,手枪盒子炮不有的是!”他说得那样自信,每个字都像一块铁,有着极大的力量。这使我感到羞惭,我以前竟会疑心他是个危险的人物!

“山西还是活着的!”我默默地念着。

城门刚刚打开 ,经过守门兵士的几句盘查 ,牛车赶进城里 ,临汾仍然在睡梦中呢。

醒了 ,一切都醒了。

临汾的气象竟是意想不到的活泼和紧张。墙壁上随处张贴着警惕的标语。从标语下 ,我知道这边有少先队、牺盟会等许多救亡的团体。

火药的气息已经可以嗅到 ,敌人的飞机几次来抛炸弹 ,保卫祖国的战士被急迫地运往火线——然而民众的精神和生活并不曾遭到何种侵扰。商店大开着门 ,不宽阔的泥土筑成的马路上填塞着行人 ,热闹 ,紧迫。行人当中 ,时时可以见到穿着灰军装的青年男女 ,那都是民族革命大学的学生 ,造成临汾的活泼气象的主要动力。这些革命青年们一边在训练自己 ,一边在干着救亡和锄奸的工作。临汾的革命空气固然浓厚 ,但汉奸的活动也确实可怕。张慕陶是被捕了 ,可是小一点的汉奸仍然像是寄生在人体上的虱虫 ,无耻地蠕动着。

朋友告诉我一事实 :

是旧历元宵的夜晚 ,许多救亡团体利用百姓们积习难除的旧习惯 ,举行一次提灯大会 ,游行 ,喊口号 ,宣传。队伍像是一条龙 ,游走在夜的市街上 ,群众的情绪 ,同挥舞着的火炬一样的炽热和明亮。

谁在放枪 ? 啪啪……

队伍紊乱了 ,枪声淹没在人的吼叫声里 :

“打倒汉奸 !”

因着混乱的状态 ,汉奸并不曾捉住 ,一位纠察队员却被枪杀了。这一次游行虽然发生了不幸的变故 ,所得到的效果 ,反而特别大。因为血的宣传是比任何口号和演说都来得深刻动人 !

老百姓对于汉奸是那么痛恨 ,时刻都在消灭他们。因此 ,我